



好 色 之 涂

优优周 著

赠
100元
现金抵用券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色之涂/优优周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80647-902-3

I.好...II.优...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3087 号

书 名/ 好色之涂

作 者/ 优优周

策 划/ 张 越

责任编辑/ 张国功 吴晓晓

封面设计/ 黄超群

插图绘制/ Benny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32

印 张/ 9.25

插 页/ 8

字 数/ 233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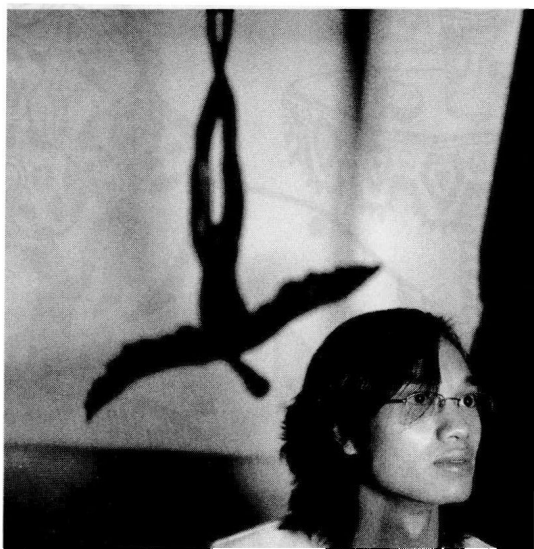
印 数/ 00,00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47-902-3/I·557

定 价/ 21.00 元

追踪失踪的 yoyochew (代序)

by 令狐磊



摄影/张海儿

令狐磊

杂志天才,广州最高产的专栏作家之一,中国新锐周刊史上最年轻的创意总监。曾在大学时代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全球精英杂志库为主旨的网络杂志《磊周刊》,时下正在为打造中国最昂贵的奢侈生活杂志——男性杂志 *LIFE* 而担任创意总监一职。



当我的情人离开我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有点像疯了。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还像个正常人,我的意思是,我还能像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戴着一个麻木的面具——就像法庭上的法官或者街角的乞丐那样。而一旦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比如:在翻着 *Wall Paper* 杂志的时候会想象着她会找寻里面那些有型有款的家具的联系电话,于是我也会东翻西翻地找电话;在戴着 iPod 的时候如果歌曲转到 Coldplay 的时候便会感觉这个 iPod 似乎不是我的,而是她的那部,于是会把耳机拿下来强迫症似地仔细辨认一番;在看到那些在街头流离浪荡的卖花小孩时曾经这样想:她们卖错了,女孩子不喜欢红玫瑰,应该喜欢木棉花——但好一阵子我才能醒过来,确信这只是她一个人的想法。在我把她的短信逐条从手机的内存中删除时,她是音讯全无地消失的,毫无征兆地,她失踪了。

她叫 yoyochew,中文名优优周,但她真正的中文名字与这个名字毫无关系,连一个谐音都没有,至于为何取这样的英文名?——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我和她交往的时候,无论是在沙发上,在电话中,在短信里,在 MSN 上,在车里抑或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认识时(就像《三国演义》那样问“来将何人?”)还是要分手时(就像电影《Go! 大暴走》那样,男女主人公在感情破裂时尚能沉得住气互道姓名)——我都没有问过她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你为什么叫 yoyochew?

是啊,她为何叫 yoyochew? 在那段时间中,这个问题成为我脑海中最难破译的密码——我喜欢破译密码,就像我对“Bling”、“Homme”、“Camp”这样的词语感到好奇一样。

我终于觉得我该为她的名字作一场论证，或者说得严肃点，是一次大追踪，我这样想完全是因为《纽约客》作家 Katha Pollitt 的文章《网络入侵——在网上追踪失踪的情人》启发了我，她的这篇虚构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怨妇如何通过 Google 来追寻她的旧情人在离开她之后的所作所为：他的工作，他曾经的工作（在他们还在交往的时候），他的新住所，他的新女友，他的新女友的背景，他和他新女友的房子，他养猫吗？……一切一切都在神奇的网络上进行追踪。“那是通向真实生活的神秘之窗，它向我揭示了那些我原本不知道的东西。我已经向自己证明了网络的确活生生地映照整个世界，整套系统就像覆盖在真实世界之上的巫师的斗篷。” Katha Pollitt 在文章最后，通过小说中的那个怨妇之口如此感悟。

说得没错，“若要 Google 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某天我在登陆 Google 时想到的一句话，套用了中国人的老谚语。我想，如果某一天 Google 要为其中国市场征集广告语，我便要把这句金句送给他们。我这样做，完全是基于 Google 为我找到了一切，包括对我的旧情人 yoyochew 的一切搜索。

仅仅是零点二秒，Google 便告诉我，约有一百六十三万项符合“yoyo”的查询结果，我需要的搜索量是如此庞大，而且它是动态更新的，可能隔一天再去，这个数字又会发生骤变。在中文网络，“yoyo”是那些可怜的中国足球联赛职业球员的一个资格认证考试，这显然不是我的旧情人的名字来源，她从不看足球。有一次我在看一场曼联队的赛事时，她陪着看，然后以一包烟的代价熬过了这痛苦的九十分钟；在英文网络，也有大量的结果与“yoyo ball”有关，那种以一条绳子吊起一个球滚来滚去的东西，我也能确认她从不玩的；

如果我尝试收窄搜索的范围,比如“yoyo+coffee”或是“yoyo+Starbucks”,或“yoyo+boyfriend”,或“yoyo+works”,或“yoyo+London”,或“yoyo+Shanghai”……我把一切能想到的与她相关的关键词都加上了,这些都能另外豁然进入新的世界游荡,在各种各样的链接中寻找属于她的一点点信息。也许,用“游荡”这个词语显得过于轻浮了,相对于那段我快疯掉的状态,应该是执著而沉迷得像一只狩猎狗。

没错,她是养过狗的,但我记不住它的品种、名字了。在Google上,我能找到的 yoyo 和狗的网页中,却是在英国有一个叫 yoyo 的宠物狗,但文章也没有告诉我那个主人给他的宠物取这个名字的理由。虽然我觉得养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我绝对不会去做,理由是“自己都还没养好,还养狗?”而她一笑置之。在她的概念中,她甚至认为狗也会学习吸大麻,并在之后认识到此类行为的危险性。

我觉得从学生时代找起可能更为有效。因为那些自以为是的英文教师喜欢以再生父母的角色为她班上的孩子各取一个英文名,我的情人很有可能在学生的时候就定下了“yoyo”这个名字。但我很怀疑,那些英文老师并没有对她的英文名字产生过任何影响,要不然,这些自以为是的老师早就为她定下“Jolin”、“Cathy”甚至是“Cahtleen”之类的名字了,这些都是可爱女孩子的名字,长得亭亭玉立,一脸无辜的纯情。我的情人显然不是这一类的,她虽然漂亮,但更鲜明的特色是脸部的怪异神情以及其背后的怪异个性。我在 Google 上找“在路上”、找“西雅图”、找“1968”、找“Woodstock”……找回来的东西像嬉皮士的衣服一样烂,发现她却也不是从这里面寻找到灵感的。

我又想到她大学时期的另外一个男友,一个网球教

练——在这里先铺垫一下,我是我的情人的第几任呢?我也许是从左手手指数到右手手指的第一个,但也有可能是从脚趾数起的。不过,这些都并不重要了,因为,我也成为“前任”了。对前任来说,无论是第一个“前任”还是最后一个“前任”,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是一样的。——说回那个网球教练,她从未为我形容过他的形象,而在我的通感中,这个家伙绝对比不上张德培那样英俊灵活的,要不然他早就打出名堂来了,也就是第二个能说“No Way”的网球英雄了。我一向觉得,中国男人打网球会比踢足球更难走向世界。我的情人也许也是这样抉择的,这是这家伙成为“前任”的重要原因——只能给女孩子当教练。当然,我承认我这样的想法是比较刻薄的,但我毫不怀疑我的情人是在一场(或者更多场)的网球练习中与他“练久”生情。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关键。于是我尝试通过网络,找到那座城市的网球中心的教练的 e-mail,然后,发邮件去问问他们是否曾经在某次的教练工作中与一个名叫“yoyo”的女孩子发生过恋爱关系。(有意思的是,在那些愿意给我回复的信件中,他们的回复都彬彬有礼,大多数说他们是如何爱岗敬业,从不会发生超越师徒关系的关系;也有一些主动承认,他们是和一些女学员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一切”,但实在没想起那些女学员中是否有个叫“yoyo”的——除了一个愤怒的教练回信声称那可与我无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真的是无关。)

她是猫和老鼠,喜欢在午夜两点过后东啃西啃零食。她喜欢的零食我是记不住的了,幸好她留在我家中的食品包装盒透露了一些:“品客”牌薯片、“嘉顿”牌加拿(GALA)饼干、“元朗”牌凤凰卷、一些我忘记牌子的鱼肉类罐头……除了 GALA 的构词和 yoyo 相似外,我再也无法找到联系。Google 也没有告诉我,yoyo 和零食有任何联系。当然,我知道的是,她午夜吃零食的习惯完全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夜生动物”。我也能看出,她在入夜后就明显两眼放光。她入夜后写字,做她

的衣服设计,做她的 proposal,做她的天马行空……她常常在十一点睡觉——我的意思是度过了整个通宵后和第二天早上后的十一点。我也喜欢这样的女孩子,因为只有她们愿意和你在凌晨四点出去晨练。

神奇的是,她又能在下午茶时间来临的时候准时醒来——从不例外地——梳洗打扮一番,然后出门到 Starbucks 去喝咖啡,她自认是“咖啡社会主义者”。于是,当我把搜寻的重点放在 Starbucks 和 yoyo 之关系上时,我还真的找到二十九个在网上声称热爱这家来自西雅图的咖啡国际连锁店的同盟者——但里面没有我的情人。我的情人这点偏执狂式的喜好,使得我对这家咖啡店作了深刻的思考,炮制出诸如“星巴克主义”、“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指数与星巴克的多少成正比”、“星巴克代表新富”、“星巴克是当今咖啡社会的发生地”的判断。如果我的情人得知这些思考和定义,她该会问我为何不找 Starbucks 的 PR 和品牌经理谈谈?这个“谈谈”是她最习惯的思维模式,她的一切合作拟定、谈判原则几乎都与这家咖啡店相关。她能在一家咖啡店呆整整一个下午,能度过无数个重复的下午让我很是好奇。通过网络,我能在网上看到那些她曾经待过的 Starbucks 咖啡店的所在地。在那些重复的椅子和桌子上,我似乎能看到那个优游度过下午的 yoyo。这是一个探视她的名字的角度,有些时候她是一个优游的人。

在网上,yoyo 也被这个引申含义所借用。比如,yo 在英文中意思为水手拉绳时发出的号声,洋溢着地中海的阳光和热情,两个 yo 的叠加,强调了对生活的自信和乐趣。在中文意思里,“优游”的意义就更为诗意和悠远。“优”代表这个族群的人有优良的品质、优秀的头脑和优质的生活;“游”则显示他们在生活姿态上拥有的难得的宁静悠远的气质,懂得

在繁忙的都市节奏中适当地放慢自己的脚步。他们可以游刃有余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合理的弹性限度。这种描述我是熟悉的,因为我曾经写过一篇由此引发的论述文章:《大都会 yoyo》——

他们缘何优游有余?在生活形态上,他们是大都会中的自由族群,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崇尚自由生活的新贵态度;在经济资源上,他们控制着大都会的最核心资源,具备着一种融合能力和一种接纳新事物的内在需求;更重要的是,从技术的角度看来,移动技术的技术革新生活方式的能力,这是他们与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性格都不一样的地方。

在细节生活上,他们阅读《纽约时报》,对其新出的 *Style* 子刊更是至爱有加;他们热爱汤姆·福特和川久保玲;他们酷爱逛 Collete 和 10 Corso Como;他们超热爱 *Wall Paper* 和里面的每一张椅子;他们欣赏 DKNY 式的广告;他们的摩登空间惹人浮想。

“转手,转手,再转手,这是我们的格言。”1868年,纽约前市长菲利普·霍恩(Philip Hope)在他的日记中写下这句话。时至今日,“转手”这个词语仍然存在,并进而成为大都会 yoyo 们的生活格言:股票、资金、资讯以至于生活方式,都在转手的传递接力中。

这些节选只可以对这个人群管中窥豹。在我的描述中,我的情人显然是这一类别的人——事实上,我的确是通过对我的情人的生活方式来管中窥豹的——但同样,对其特性我所知仍然不太足够。

比如,我的情人不知何故地成为她身边朋友的爱情辅导员、受伤心灵的导师。她并非乐意,只不过,也许是觉得她

够有爱情的见地,或者是有着丰富神奇的感情、离合合的经历,于是,她的朋友便往往把她们的爱情怨气或是不知所措的痴情一股脑儿地向她倾诉。我的情人自己都觉得自己无辜。她是否觉得自己在爱情上游刃有余?所以起名“yoyo”?我不能肯定,但我知道她自己对自己这个爱情导师的角色是无奈的:“因为所有的爱情都是千疮百孔。”她是这么论断爱情的。

我曾经很不能理解这一点,既然无奈为何还要挺出来去面对她的朋友呢?也许这便是“水手”的气概吧。但她不是水手座,她是射手座。我决定通过星座学来探究 yoyo 的问题,我在一些星座论坛上找到那些也叫 yoyo 的网友,发信去问,他(她)们为何叫 yoyo,是不是射手座的?结果,有个人回答我:“你是不是神经座的?问这么白痴的问题。”于是我也火了,回信毫不留情地指出,信星座的人才是白痴;随后,我指出:“你们这些射手座的人性格暴烈,可又有着矛盾性格,内心易碎。”那个人也毫不客气地回赠我:“那你又信星座?你也是白痴嘛。”——我不是白痴,但我信星座。比如网上的星座知识上说我的星座与射手座有缘无分,我的女神星座是双子座。

这样的迷信显然不是 yoyo 们的坚持,他们觉得自己的判断更为重要。我的情人便是这样认为的。她给我最大的一个爱情教诲是:她的爱情从来都不是直来直去的,而可以是断断续续的。这个伟大的理论简直可以化解那些轰轰烈烈状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可以为爱情喝毒酒一起死去的壮举,或者是《泰坦尼克号》那句“You jump,I jump”的崇高的直肠直肚。

正是如此,我的情人失踪了。从另一种角度讲,我的情

人的情人——也就是我，也失踪了——失去联络。因为所有的联络都依存在一部手提电话、一个 MSN 和一个邮箱地址。你电话中的一声声拨号等待声音像一个个射向无知觉的太空空间的射线，像一个个被吞食蛇吞食的光标，但就是不像你平时拨出的其他普通电话。这样的等待是极其恐怖的——就像，你从来都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在 Google 上，你键入你的名字，发现它为你回复的结果是：找到零条结果。而就在昨天，你的名字回来的结果还是六千五百六十六条。你被删除了，你突然之间在这个网络世界消失了。

一百六十三万个 yoyo 当然仍然存在着，而我的 yoyo 失踪了。在 Google 为我寻找到的结果中，我找到的少有的几条结果中，竟然全是我自己制作的网页：有一个是“All About yoyochew”，另一个是“Meet 1 Year”，其他都是类似网页。我当然记得这两组页面，一个是我和她相识之时，一个则是在她消失之前的一个月。这种意外显然是不能写入程序的，她的消失甚至在我觉察到“yoyo 是什么”这样的感悟之前。

随后我也决定选择失踪，在 Google 上自动消失也许太难，但在现实中选择失踪，也许并非难事。就像飞机在起飞的过程，在三十五秒钟前，它还能透过舷窗看到脚下的城市显得那样近，但在极大的轰鸣声和倾斜中，瞬间，冲入一片云层中。那片光芒、火焰还有星光织成的网一下子被黑压压的浓密云层和黑暗所代替。

（本小说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目录

序

追踪失踪的 yoyochew(代序) 令狐磊(1)

胡采薇篇——采薇采薇薇饥载渴 (1)

漂亮！——他实在是个漂亮的异数，不单是漂亮，而且是那种在装扮上颇肯花费心思的男人！连一根树叶印花的绿白间色领带也是 Prada！仿佛时装大片在游移，一旦有他亮相，身后就一派将要灯光亮起的背景！而她呢？！她便塞着一只古老的“爱华”walkman 耳机，放着卡带音乐给他的出场做配乐！他穿着 Vivienne Westwood 的条纹宽口衬衫，戴顶针织帽，她就想此刻应该播放着《离开波士顿五十英里》！他穿起了 Fendi Uomo 的白色羊毛外套，套着 Cerruti 的双排钮大黑氈，踏着 Marni 的拼皮凉拖鞋时，她想——啊！《小百万富翁》上演吧！！可是，太过漂亮的男人也是一种过错，她知道，不止有红颜薄命这一说。

席慕慕篇——“三菱”跑车之爱情神话 (37)

慕慕最喜欢他有天生的小麦肤色，于是就选金黄色做基色。用金色散粉在他面部均匀调和打散，颧骨和鼻翼两侧着色浓重。眉毛稍事修改，也是金黄色。眉心位置被她用海蓝色眼线笔勾出一个花瓣图案，眼角扫过一道由深及淡的白色痕迹。唯一夸张的是嘴唇用了浓浓的橘子色。

“王子。”看着镜子里的他，慕慕不禁用了这个夸张的词恭维。

他生来有点要人疼爱的质地，所以任是用了这么胆大的足金色，也没显得分外铺张，就只一点点温暖余热，没落贵族式的。

廖蝌蚪篇——你别回头 (219)

数页翻过之后她眼里触到了廖蝌蚪的名字：“Coco Liao”。是的，没错，旁边大帧的照片是她在 Helmut Lang 的秋冬发布秀上，戴着墨紫色褶皱头巾帽，洛可可式的牧羊女裙装，织锦缎晚装鞋。

坐在她身边与她手牵手的小小少女架着很是夸张的 Jackie O 太阳镜，膝上摆着一只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出风头的有 18k 金配饰的 Hermes 手袋，她是何诺的女儿——何安。

给优优周 林 海(277)

胡采薇篇
——采薇采薇薇载饥载渴



A

她总是焚心似火安抚不了自己。隔壁邻舍有十岁大的男孩学油画,时时摆着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在公用走道上临摹,可是,他哪里是画画的材料!她经过时只见他望着画里那欢畅的一干人物滞住双眼僵着两手没下文。她恨着跺双脚,很想把他的画板画笔所有家什一并扔干净,看看他——会不会哭,会不会号!然而,千万不能与人说,她和自己说:“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读高中的整整三年里,这句话成了她在无可挽救的不快乐时唯一用来和自己倾诉的一句。有个男生,无意在她的课本里见到许许多多信手写下的这些字眼,她知道他有的只是惯常人的好奇心,但,此后整个年级都开始传闻她是个……呵!“那个怪僻的女生,是否已在人格分裂中!”他们说。

她听了有点慌,将小姑妈的珍珠项链缠在颈上,在自己房间满地跳、满口念:“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脊梁骨上满是汗,珍珠项链并未断作一颗一颗大小珠子。然而,她拼着命挥汗如雨也不肯歇脚,试图把地板跳穿,可以突然“扑通”一下就掉进了楼下人家!多想看看!——那时那刻,那家人是否顷刻间被她吓得晕是晕死是死!多想看看!——那时那刻,她会不会被跌得伤筋断骨,却稀里糊涂地,就在那险象丛生的场面上,把“采薇”二字给念烂了!

然而,千万不能与人说,“忧心烈烈,载饥载渴。”她告诫自己须小心翼翼维护着在人前的常态,而不要有所不妥。恨啊,她对自己说,很受不了这满腹屈就,不曾有半点昂扬与华美地熬着。